朱子語類

七十八九 書

仁13
775
27

尚書一

綱領

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曰也不可知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刪去皆未可曉道夫○以下論三皇五帝

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為是曰無理會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却無高辛顓頊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且如歐陽公說文王未嘗稱王不知九年大統未集是自甚年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為未即位

之前便書爲王且如太祖未即位之前史官只書殿前都點檢安得便稱帝耶是皆不可曉又問歐公所作帝王世次序闕史記之誤果是否曰是皆不可曉昨日得輩仲至書潘叔昌說討世本向時大人亦有此書後因兵火失了今亦少有人收得史記又皆本此爲之且如孟子有滕定公及世本所載則有滕成公滕考公又與孟子異皆不可得而攷前人之誤既不可攷則後人之論又以何爲據耶此事已聱牙了亦無理會處（義剛○一本云問三皇當從何說曰只依孔安國之說然五峯又將天地人作三皇義農黃帝唐虞作五帝一云是據易繫說當如此要之不必如此且如歐公作泰誓論言文王不稱王歷破史遷之說此亦未見得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蓋泰誓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之說推之不知九年端從何數起又有曾孫周王發之說到這裏便是難理會不若只存之又如世本所載帝王世系但有滕考公成公而無文公定公此自與孟子不合理會到此便是難曉亦不須枉費精神

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

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人傑○以下論古今文）

伏生書多艱澁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易曉或者謂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傳史記引周書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此必非聖賢語曰此出於老子疑當時自

有一般書如此故老子五千言皆緝綴其言取其與己意合者則入之耳
問林少穎說盤誥之類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致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大雅
伯豐再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二
龜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窮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遷都之類是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庚勸諭百姓盤庚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告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爲者然更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洪大誥治之下略考得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爲叔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王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呼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

決無姪先叔之理吳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兼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此則是斷簡殘編不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大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然亦疑孔壁中或只是畏秦焚坑之禍故藏之壁間大槩皆不可考按家語後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乃藏尚書於孔子舊堂壁中又漢記尹敏傳云孔對所藏

僩

伯豐問尚書未有解曰便是有費力處其間用字亦有不可曉處當時為伏生是濟南人鼂錯却頴川人一止得於其女口授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然而傳記所引却與尚書所載又無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如載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徯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來毋敎子之命毋敎王之時冏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曉因甚只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便是未易理會

僩

包顯道舉所看尚書數條先生曰諸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漢藝文志注謂誥是曉諭民若不速曉則約束不行便是誥辭如此只是欲民易

曉顯道曰商書又却較分明曰商書亦只有數篇如此盤依舊難曉曰不知怎生地盤庚抵死要徙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見大故爲害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曰大槩伏生所傳許多皆聱牙難曉分明底他又却不曾記得不知怎生地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二說以爲文王稱王不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爲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有這一箇痕瑕或攜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体自是不同了　義剛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是當時之人却識其詞義也道夫

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爾若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却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賡

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

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迻錄而成之
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
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
少穎嘗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
不知是何等說話人傑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
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時舉
妄
鄉問何緣無宣王書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又問康
王何緣無詩曰其切以吳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
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
傳不明說作成王詩後韋昭又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
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義剛

道夫請先生點尚書以竟後學曰某分無工夫曰先生於
書既無解若更不點則句讀不分後人承訛襲誤卒不
足以見帝王之淵懿曰公豈可如此說焉知後來無人
道夫再三請之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却
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
度之屬紙以疏文為本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
明便得又曰書疏載在注中今人讀
著亦無甚緊要以其觀之若省得此則亦可
天之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遲速之度皆有分數而曆
數大槩亦可知矣道夫
或問讀尚書曰不知且讀大學若尚書却只說治國平天
下許多事較詳如堯典克明峻德親九族至黎民於變

這展開是多少聖典又詳賀孫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有鄭書後世多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已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之言諄諄切懇到蓋太甲與傅說告高宗不同伊尹許多病痛所謂黼黻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着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体之於已每如此謨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胷他書亦須大心胷方讀得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則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便是大小大分命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二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箇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胷如何了得賀孫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聲訓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皐陶稷契伊傅周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何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讀尚書只揀其中易曉底讀如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此樣雖未曉亦不緊要節
二典三謨其言與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難
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
心脩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
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其看得小序
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
會他本義未得且如舉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
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舉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
故稱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舉陶謨而思
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俞帝予何
言予思日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
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

本意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內外交相養法
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錄問禮莫是攝心
之規矩否曰禮只是這箇禮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
之類皆是也又曰今學者別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
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錄
問何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
代之變而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
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
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
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解不

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
洪範則須着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若

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白
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
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論
李可

問
讀尚書欲衷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陳林
少頴李叔易十餘家解說却云便將衆說看未得且讀
正文見箇意思了方可如此將衆說看書中易曉處且
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
曉了亦要詰屈聱牙如周誥諸篇周公不過是說周所以合
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
其大意所在而已又曰有功夫時更宜觀史必大

語德粹云尚書亦有難看者如微子等篇讀至此且

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其他皆然若其
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可學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麤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
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義剛
論孔序

漢人文字也不換做好却是麤枝大葉書序細弱只是魏
晉人文字陳同父亦如此說

尚書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國所作蓋文字善卑不類西漢
人文章亦非後漢之文或言趙岐孟子序却自好曰文
字繁氣閑入東漢文章皆然

尚書史非孔安國所註蓋文字卑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
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大麤處決不如此卑善
也如書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漢人文章也 卓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魏晉間文字纔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作孔安國尚書序只是唐人文字甚次第司馬遷漢文字亦好揚雄亦好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因問董仲舒三策亦不曾從安國授尚書不應有二三文字軟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文細皆與漢初不同必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義剛

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着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泳○論孔傳

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此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百千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錄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兼序皆可疑竟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至讓于舜一方止少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二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諸難是爲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先漢文章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大雅

尚書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但只是撰孔叢子底人作文字軟善西漢文字則麤大雙孫○論小序

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廣
書序是得書於屋壁已有了想是孔家自做底如孝經
序亂遺那時也有了
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
只似後漢末人又書亦多可疑者如康誥酒誥二篇必
定武王時書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如武王稱寡兄
朕其弟却是正梓材一篇又不知何處錄得來此與他
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甫言陳曰每常讀亦不覺今思
乏誠然

徐彦章問先生却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者豈非有所疑於
其間耶曰誠有可疑且如康誥第述文王不曾說及武
王只有汝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是
武王誥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定遂使
序者以爲成王時事此豈可信徐曰然則毁地武王既
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
見吳才老辨梓材一篇云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
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詞未嘗如前一截稱王曰又稱汝
爲上告下之詞亦自有理 北祖

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爲上否曰然又問但若
吳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廣 諸
東坡書解却好但看得文勢好 李蒙
東坡書解文義得處較多尚有粘滯是未盡透徹 揚
諸家注解其說雖有亂道者內只有一說是時亦須透它

底是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古注全然錯然舊看郭象解莊子有不可曉處後得呂吉甫解書却有說得文義的當者

因論書解必大曰舊聞一士人說注疏外當看蘇氏陳氏解且只得從他說但一段訓詁如此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說便不通不知何如

荊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攄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荊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廣

是荊公舊作卻自好三經義詩書周禮是後來作底卻不好

書說聰明文思便要帝堯就五事上說此類不同銖因

問世所傳張綱書解只是祖述荊公所說或云是關中林子和作果否曰或者說如此但其家子孫自認是它作張綱後來作參政不知自認與否時子孫自認之說當見汪玉山駁張綱謚文定奏狀畧云一行狀云公講論經旨尤精於書解著爲論說探賾索隱無一不與聖人契世號張氏書解臣竊以爲其刑名法術之說書義中所謂敷於是義民忍威不可訓作書解援引安石以濟其說如書義中所謂敷於是義民忍威不可訓作書解援引安石以濟其說如此豈不厚誣聖人誤學者○銖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荊公解聰明文思處帝堯合洪範之五事此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国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却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畫牧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禮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於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事馬送至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讀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行錄上有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說然不是胡平日意又問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偽書

曾彥和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振

林書盡有好處但負洛誥已後非他所解道

胡氏闢得吳才老解經亦過當才老於考究極有工夫只是義理上自是看得有不仔細其書解徽州刻之舊

李經叔李伯紀丞相弟解書甚好亦善攷證振

呂伯恭解書負洛誥始其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有難說處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道去

向在鵝湖見伯恭欲解書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洛誥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開熟某嘗問伯恭書有難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間却云果是有難通處

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時舉

先生云曾見史丞相書否劉云見了看他說昔在二字其說甚乖曰亦有好處劉問好在甚處曰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子往矣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卓

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有干夫喈

問序云聰明文思如何曰小序不可信問恐是作序者見經中有欽明文思遂改換欽字作聰字否曰然人傑

若稽古帝堯作書者叙起振

林少頴解放勳之故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故比之程氏說爲優廣

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言堯之聰明文思此自本於自然不出於勉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廣

安安若云止其所當止上安字是用下安字是體成性存存亦然又恐只是重字若小心翼翼安安存存亦然皆得振

允恭克讓從張綱說謂信恭能讓作書者替說堯德如此德明

允恭克讓程先生說多如此詩尤甚然却得許多義理亦好只恐書意不如此程先生說得義理甚好只恐書意不如此振

格至也格于上下上至天下至地也廣

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德明

克明俊德只是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廣

克明俊德只是明己之德詞意不是明後德之士振
顯道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
俊德者古注作能明後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
見有用人意又問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說者或謂
大錄萬機之政或謂登對太山二說如何曰史記載使
舜入山林烈風雷雨弗迷其道當從史記人傑
任道問堯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元孫林少
穎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
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
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
族與其母族是也上一段下一段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
見人傑

九族且從古注克明德是再提起堯德來說百姓或以爲
民或以爲百官族姓亦不可致詰存二說可也釐則訓
治釐降只是他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廣
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親者皆
是徹子朱做冊朱說甚好然古有徹國堯所舉又不知
是誰緜亟而禹爲之用聖人大公無毫髮之私禹亦自
知父罪當然振
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
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周啡百姓之類若是國語中說
百姓幾內之民非百官族姓也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百
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鶻突也人傑

百姓昭明百姓只是畿內之民昭明只是與它分別善惡辨是與非以上下文言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愩

問孔傳云百官族姓程子謂古無此說呂刑只言官百族姓後有百姓不親十百姓呼百姓皆言民豈可指爲百官族姓後漢書亦云部刺史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辨章即平章也過又云族姓亦不句不明先生只曰未曾如此思量過

堯舜之道如平章百姓黎民於變時雍之類皆是幾時只是安坐而無所作爲夔孫

義和即是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羲剛義和主曆象校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德明

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程氏王氏兩說相兼其義始備廣

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行廣

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廣

問寅賓出日如何曰恐當從林少頴解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寅餞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七月主之法是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日景之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賓則求之於日星鳥則求之於夜厥民析因夷隩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

匹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遊之意
孳尾至氄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曆書記鳴鳩拂
羽等事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爲築一臺而
分爲四處非也古注以爲羲仲居治東方之官非也若
恁此只是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更不耕種矣西方之
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歛穫矣太抵羲和四子皆是掌曆
之官觀於咨汝羲暨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
秋致月是也春秋分無日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人傑
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教南畝種之節候爾林少穎作
萬物作之作說即是此意廣

東作只是言萬物皆作當春之時萬物皆有發動之意與
南訛西成爲一類非是令民耕作羲仲一人東方甚廣

如何管得許多徳明

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是賓其出寅餞是餞其入
敬致是致其中北方不說者比方無日故也廣

朔易亦是時候歲亦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在察也
廣

堯典云暮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
積朔空餘分以爲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
分度之一也大雅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爲禪位設也一
舉而放齊舉嗣子丹朱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
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伯恭說子朱啟明之事不是此乃爲放齊讒欵堯問疇咨

若時登庸放齊不應舉一箇明於爲惡之人此只是放齊不知子朱之惡失於薦揚耳德明

包顯道問朱先生啓明後又說他嚚訟恐不相協曰便是放齊以白爲黑所以舜治他但那人也是嘫嘫且說而今暗昧底人解與人健訟不解惟其啓明後方鮮嚚訟又問堯既知鯀如何尚用之曰鯀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很拗自是所以弄得恁地狠當所以楚辭說鯀婞直以亡身必是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處壞了人多弄八九年無收故舜殛之義剛○燊孫錄畧

共工驩兜看得來其過惡甚於放齊亂子朱爲甚舜偏功亦非灼然知是爲見功亦且是依古注說亦厥君先

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之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

象恭滔天滔天二字義因下文而誤廣

四岳只是一人四岳是總十二牧之長否曰周官言內有十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爲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爲一人矣又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又周官一篇說三公六卿甚分曉漢儒如楊雄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生晝多說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之制故其諸侯多引此顧命排列六卿甚整齊太保奭冢宰訝伯掌邦伯司馬畢

公徇衛侯（司啟）毛公（司空）疏中言之甚詳康誥多言刑罰事爲司寇也大保畢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之職三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導天子而已漢却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失其制矣（人傑○必大錄別出）

正

淳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在內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因言孔壁尚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楊雄趙岐杜預諸儒悉不曾見如周官乃孔氏書說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爲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刻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傳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屬○必大

三年戡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已而已之也廣

堯知鯀不可用而尚用此等事皆不可曉當時治水事甚不可曉旦如洚天之水滿天下如何用工如一處有一處無尚可既洪水滔天不知如何掘地注海今水深三

尺便不可下土如水甚大則流得幾時便自然成道亦不用治不知禹當時治水之事如何揚

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異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也蓋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方則止猶今言廢閣詔令也廣

聽人言語不受人教令也王氏曰圓則行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了況上古人壽長傳數世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廣

烝烝東萊說亦好曾氏是魯彥和自有一本孫曾書解孫是孫懲廣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之言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史官之詞言堯以女下降於舜爾帝曰欽哉是堯戒其二女之詞如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也若如此說不解亦自分明但今解者便添入許多字了說廣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堯之言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此史官所記堯治也

帝曰欽哉堯之言乃姓之女家必敬必戒之意

輯五瑞是方呼而未還乃日觀四岳群牧隨其到者先肆覲東后五五三帛二生一死贄凡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文當次第如此復只是四○

象以典刑是正刑墨劓剕宮大辟之象猶縣象魏之象畫之令人知

流宥五刑一刑有疑似及可憫者入一刑隨其重輕以流罪宥之

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鞭朴小者皆刑之金作贖刑之可憫者入刑之金以贖之正刑則只是流無贖法

眚災肆赦過誤可憫雖正刑亦赦○

怙終

賊刑（終者則賊刑○心大）嬪于虞帝曰欽哉欲有敬女也（振）

舜典

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此是作史之例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廣）

舜典自虞舜側微至乃命以位一本無之自堯典帝曰欽哉而下接起愼徽五典所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也玄德難曉書傳中亦無言玄者今人避諱多以玄為元甚非也如玄黃之玄本黑色若云元黃是子畏於匡之類也舊來須降避諱多以玄為真字如玄冥作真冥玄武作真武伯豐問既諱黃帝名又諱聖祖名如何曰舊以聖祖為人皇中之一黃帝曰是天降而生非少典之子其說虛誕蓋難憑信也（人傑）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廣）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是八德問徽五典是使之掌教納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為行人之官納于大麓恐是為中虞之官曰若為山虞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入山雖遇風雨弗迷其道也（人傑）

納于大麓當以史記為據謂如治水之類弗迷謂舜不迷於風雨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且雷雨在天如何解迷迷仍是舜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為好義剛

烈風雷雨弗迷只當如太史公說若從主祭說則弗迷二

字說不得弗迷乃指人而言也廣

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爾到得後來舜遂于堯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揣之堯之廟當立於冊朱子之國所謂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祔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爲可疑方子

書正義璿璣玉衡處說天體極好閎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謂察天文審已當天心而其心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當先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廣

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廣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爲禜即祭法中所謂祭時寒暑祭日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群神次序皆順問五峯取張髦昭穆之說如何曰非唯用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功宗有德故六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兩漢之廟唯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

惠朝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爲據雒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恐只是王
幾之諸侯輯斂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如
何曰不當指殺王幾如顧命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
西方諸侯不數日間諸侯皆至如此之速人傑
汪季良問望禋之說曰注以至于岱宗柴爲句某謂當以
柴望秩于山川爲一句道夫
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時日月爾非謂作曆也每遇
巡狩凡事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廣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
復舊說皆云如五器即是諸侯五玉之器初既覲之
至此禮既畢乃復還之看來似不如此恐書之文頗倒

了五器五禮之器也五禮者乃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凶
禮之器即是衰絰之類軍禮之器即是兵戈之類吉禮
之器即是簠簋之類如者亦同之義言有以同之使天
下禮器皆歸於一其文當作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同
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言諸侯既朝之後方
始同其律度量衡修其五禮如其五器其事既卒而乃
復還也子蒙
問修五禮冥才老以爲只是五典之禮唐虞時未有吉凶
軍賓嘉之名至周時方有之然否曰不然五禮只是吉
凶軍賓嘉如何見得唐虞時無此因說舜典此段更有
錯簡當云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如首脊一之義

卒乃復者事畢復歸也非謂復歸京師只是事畢還歸故亦曰復前說班瑞于羣后則是還之也此二句本橫渠說。銖

五王三帛二生一死贄乃倒文當云肆覲東后三帛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器謂五禮之器也如周禮大行人十一年同數器之謂如即同也卒乃復言事畢則回之南岳去也又曰既見東后必先有贄見了然後與他整齊這許多事一遍廣問贄用生物恐有飛走是以贄爲復也義剛

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爲復也義剛

汪季良問五載一巡狩還是一年徧歷四方還是止於一方曰恐不能徧問卒乃復曰說者多以爲如五器輯五瑞而卒復以還之某恐不然只是事卒則還復雍也曰

可幾問古之巡狩不至如後世之千騎萬乘否曰今以左氏觀之如所謂國君以乘卿以旅國君則以千五百人衛正卿則以五百人從則天子亦可見矣可幾曰春秋之世與前後土增之時莫不同否曰不然如黃帝以師爲衛則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寡弱也道夫

或問舜之巡狩是一年中徧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歸格于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徧巡四岳矣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爲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遍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廣○銖錄云唐虞時以潛山爲南岳亦近非是一年只往一處○

五載一巡狩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一遍則去一方

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加周禮所謂十有二歲巡狩殷國殷國即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云巡狩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廣

舜巡守恐不解一年遍得四岳皆至遠也揚

巡守只是去面禮一番義剛

肇十有二州冀州堯所都北去地已狹若又分而爲幽并營州亦然兼民二州則三州疆界極不多了青州分爲營州亦然兼民曰分冀州西爲并州北爲幽州青州又在帝都之東分其東北爲營州廣

仲默集注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并作九州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圖以有九

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并作九州義剛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與常也即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摠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各不同而爲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非刑宮大辟皆然猶今書之法傷人及者償創折人手者亦折其手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金其肌体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舜之遠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

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撲束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朴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扑楚如習射習藝肄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朴之如倭明撲訖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朴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朴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朴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私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爲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呂刑所謂贖刑者贖鞭朴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之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問象以典刑如何爲象曰此言正法象如懸象魏之象或謂畫爲五刑之狀亦可此段舜典載得極好有條理又輕重平實象以典刑謂正法蓋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官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流宥五刑爲流法以宥已此肉刑之正法者蓋其爲惡害及平人故雖不用正法亦必須遷移于外鞭作官刑朴作教刑此二者若可憫

則又爲贖刑以贖之蓋鞭杖是罪之小者故特爲贖法偶聽贖而不及於犯正法者蓋流以宥五刑贖以宥鞭杖如此乃平正精詳眞舜之法也至穆王一例令出金以贖便不是不成殺人者亦止令出金而免故蕭望之贖刑議有云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其說極當大率聖人作事一看義理當然不爲苟且姑息也　銖

問五刑吳才老亦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之刑不悌之刑曰此是亂說凡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荀子有二篇專論此意說得甚好荀子固有不好處然此篇卻說得儘好　銖

五流所以寬五刑贖刑又所以寬鞭杖之刑石林說亦詳

古人贖金只是用於鞭杖之小刑而已重刑無贖到穆王差官六百鍰大辟千鍰聖人存此意所以記法之變然好巡典無錢便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鍰劓惟倍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於用刑底意淳

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能書做寬恤之恤某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友仁

放驩兜于崇山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義

極鯀于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程子謂時適在彼是也若曰罪之彰著或害功敗事於彼則未可知也大抵

此等隔涉遥遠又無證據只說得箇大綱如此便了不
必說殺了才說殺便受折難廣
四凶只緣究舉舜而遂之位故不服而抵于罪在堯時則
其罪未彰又他畢竟
他未得廣
流放竄不是死刑殛伊尹亦不是死未見其
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賚七政覲四岳愽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璽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罪而
天下服一賚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別
故書稱三載底可績德明
林少穎餙徂落云覩殂而覩落說得好便是覩升于天覩降
于地底意思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之

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節約收縮底便是鬼樂是發
楊舒暢底便是神夔孫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
則爲過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
然爲君爲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
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
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邦爲天子服齊
衰三月禮無三斬故也公之喪諸逹官之長杖達官謂
遍於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文蔚
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
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雖有先後然亦不過三
月文蔚

問明四目達四聰是達天下之聰明否曰固是曰孔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耳爲耳之意人傑

衆遠能通衆遠却說得輕能通是本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三就只當從古注五宅三居宅尺訓居人傑

惇德允元只是說自己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難字只作平聲任如字難任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廣

問亮采惠疇曰疇類也與儔同惠疇順衆也疇咨若予采舉其類而咨詢也人傑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廣

禹以司空宅百揆猶周以六卿兼三公今以户部侍郎兼

平章事模祿義剛

問皐陶德化如此又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是怕恁地又問鸞夷猶夏是有苗否曰也不專指

此但此官爲此而設義剛

敬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夔孫

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官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墨劓則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擇一深藏之所但不至如蠶室爾廣

五刑三就用三刑就三處故大辟棄於市官刑下蠶室其他底刑也是就簡隱處不然棄去當風處割了耳鼻豈不割殺了他夔孫

問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曰五刑各有流法然亦分作三項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近甸皆以輕重為差五服三就是作三處就刑如斬人於市腐刑下蠶室則刖就刖處蓋則刖若當風處必致殺人斅人既全其生不忍之如此錄

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噎翳驅禽獸耳未必使之為虞官也至舜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禽獸耳廣

問今伯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禮是見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今太常有直清堂入條

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人能敬則內自直內直則看得那禮文分明不糊塗也廣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義剛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情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舜

古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如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為宮則大蔟為羽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永直而溫只是說所教胄子要得如此若說做教者事則於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

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與起得人相道

聲依永律和聲以五聲依永以律和聲之高下節

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爲臣與民不要大事與物大不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柯

聲只有五（并二一變声）律只有十二已上推不去（声依永律和声）

聖只訓疾較好廣

殄行是傷人之行書曰亦敢殄戮用乂民殄讖乃難皆傷

殘之義廣

納言似今中書門下省義剛

問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內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說說殄行之殄猶朕師也入聲

稷契皐陶垂龍這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教它掌教堂前堂禮樂都是那秀才做底事如那垂與益之類便皆是簡麤奇底聖賢所以只教它治虞治工之屬便是它只會做這般事義剛

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依古注點似好廣

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子是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又問如以明庶物察人倫爲窮理不知於聖人分上着得窮理字否曰這也是窮理之事但聖人於理自然窮爾道夫

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意見
爲五言九一五也人條

大禹謨

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舉陶陳謨了帝曰
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舉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
禹亦陳昌言目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
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爾 廣

自后克艱厥后至四夷來王只是一時說話後面則不可
知 廣

書中迪字或解爲蹈或解爲行疑只是訓順字書曰惠迪
吉從逆凶惟影響遂對順恐只當訓順也兼書中迪字
用得本皆輕非字只與罪同被人錯解作輔字至今誤
用一顛師古注漢書曰非與罪同某疑得之尚書傳是
後來人做非漢人文章解得不成文字但後漢張衡已
將非字作輔字攷不知如何王鄙曰周公若曰只是一
如何底忘恵若漢書皇帝若曰之類蓋是宣道德
意者數語 廣

謀並訓信如云天不可信
當無虞時須是儆戒所儆戒
淫于樂入當無虞時易至於失法度游逸樂故當戒
其如此既知戒此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謀勿成
如此方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
欲義剛

儆戒無虞至從己之欲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脉貫在裏如

此一段他先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一必儆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溺于逸遊于樂矣若無箇儆戒底心一欲不至於失法度不淫于逸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上者正者謀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爲賢以邪爲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往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了方會道以于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二句了方會

德惠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從已之欲蓋於賢否知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爲道何者爲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之所欲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否曰固是水如陂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之屬木如斧斤以時之類火如炎上潤下之類土如高下原隰之宜穀如播種收藏之類蓋制治保邦之道不出乎此然非德以行之則無以使之正用非如今世設官掌此六府蓋爲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攷矣 人傑

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林義剛

劉潛夫問六府三事林少穎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吳才老說上六是施下九是功未知孰是曰林說是又問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并九歌曰正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之意九歌只是九功之敘可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質孫

念茲在茲繹茲在茲用捨皆在於此人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語默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允出所發見者也 人傑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雖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道夫聖人亦不曾從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刑而刑初非可廢又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說恤刑賀孫

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當国好出人死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廣録云豈有此理其實謂雖竟之罪疑惟輕而已亦只是罪疑惟輕之意 人傑

或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學蒙

舜功問人心惟危曰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危只言危蓋從形體上去流出故言其危故聖人不以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柁任船之所在無所向若執定柁則去住在我舜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飢欲食寒欲衣之心

爾如何謂之危飢無理義如何不危一教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
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
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方子錄云危者欲陷之辭子
而未陷之辭子靜說得是
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
宰時無人心純是道心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
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又問此聖字尋常只作通明字看
說得輕曰畢竟是聖而罔念便狂蘇時舉錄同
道心是知覺得道理底人心是知覺得聲色臭味底人心
不全是不好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應只下箇危字蓋
為人心易得走從惡處去所以下箇危字若全不好則
是都倒了何止於危危是危殆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
微昧若說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兩箇心人只有
一箇心但知覺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覺得聲色臭味底
是人心不爭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語有病雖上智不能
無此豈可謂全不是陸子靜亦以此語人非有兩箇
道心人心本只是一箇物事但所知覺不同惟精惟一
是兩截干夫精是辨別得這箇物事一是辨別了又須
固守純若不辨別得時更固守箇甚麼若辨別得了又
不固守則不長遠惟能如此所以能合於中道又曰惟
精惟一猶擇善而固執之也
人心亦只是一箇知覺從飢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從若
臣父子處便是道心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骸上

起底見識或作從形體上生出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或作就道理上生出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者難見識來底見識作生出明有時發見此幸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方子

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但聖人於此擇之也精守得徹頭徹尾問如何是惟微曰是道心畧見此字便失了底意思惟危是人心既從形骸上發出來易得流於惡蓋卿問人心道心曰如喜怒人心也然無故而喜喜至於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爲人心所使也須是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是道心問飢食渴飲此人心否曰然須是食其所當食飲其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耳僩

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然故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伯羽

呂德明問人心道心曰且如人知飢渴寒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道心也只是一箇心却有兩樣須將道心去用那人心方得且如人知飢之可食而不知嘗食與不當食知羹之欲衣而不知嘗衣與不當衣此其所以危也

義剛

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火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方始妙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問人心道心曰飲食人心聽命於道心耳夔孫

心也若是道心爲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夔孫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即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無氣文蔚

問人心惟危則當去了人心道心只是一箇心人心之理節

道心只是一箇心卓錄云人心道心元只是一箇心只是一邊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一心便成一邊道心便成一邊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卓作既能辨之明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這中是無過不及之中賀孫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惟聖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人心如幷行惟狂克念作聖近之驤

問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已萌天理人心如幷行惟狂克念作聖近之羽

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可學

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烏獸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爭此一子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義剛錄見下同林武子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麤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麤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義剛

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爲善可爲不善道心者兼得理在裏面惟精是無雜惟一是終始不變乃能允執厥中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執焦火其寒凝氷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執其咎文蔚

曰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其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心與道心曰他底未是但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火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爲人心與道心又問精一曰精是精別此二

者一是守之固如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拳拳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文蔚

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道心天理故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惟精者精審之而勿雜也惟一者有首有尾專一也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即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篤行又是惟一也又如明善是惟精也誠之便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治

問惟精惟一曰人心直是危道心直是微且說道心微妙有甚準則直是要擇之精直是要守之一賜

因論惟精惟一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權固乃能純一而無間個

惟精惟一舜告禹所以且說行不似學者而今當理會精也方

精是識別得人心道心一是常守得定允執只是簡真知道夫

問精一執中之說曰惟精是精察分明惟一是行處不雜

執中是執守不失大雅

漢卿問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段曰凡事有一半是一半不是須要精辨其是非惟一者既辨得是非却要守得

徹頭徹尾惟其如此故於應事接物之際頭頭捉著中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過慮杞

問克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

問念而作往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人傑

符舜功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功夫人欲自消曰克舜說便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交界處理會克舜時未有文字其相授受口訣只如此方伯謨云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如兩箇石頭樣相挨相打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峯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及至理會了精底一底只是一箇人又曰執中是無欹之執如云克舜之道要湯何曾要來　璘　○可學錄別出

舜功問人多要去人欲不若於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人欲自退曰克舜說不如此天理人欲是交界處不是兩箇人心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須是在天理則存天理人欲則去人欲嘗愛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此語甚好舜功云陸子靜說人心混混未別曰此說亦不妨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兩箇物觀下文惟精惟一可見德粹問既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一則信其能執中也因舉子靜說話多反伊川如君子喻於義小

人喻於利解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渠却云好而後喻此語亦無害終不如伊川通考云伊川云敬則無已可克曰孔門只有箇顏子孔子且使之克己如何便會不克此語意味長可學

舜禹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便在日用間須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好著力窩林恭甫說允執厥中未明先生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信也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是

舜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說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是時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它所問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大要却於此可見次日葉甫又問道心只是仁義禮智否曰人心便是飢而思食寒而思

禾底心飢而思食後思量當食與不當食寒而思衣後思量當著與不當著這便是道心聖人時那人心也不能無但聖人是常合着那道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道心便只是要安頓教是莫隨那人心去這兩者也須子細辨別所以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這箇便須是常常戒謹恐懼精去揀擇若揀得不精又便只是人心大槩這兩句只是箇公與私只是一箇天理一箇人欲那惟精便是要揀教精惟一便是要常守得恁地今人固有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貴於惟一這惟精惟一便是舜教禹做工夫處它當時傳一箇大物事與它更無它說只有這四句且如行者先難而後獲那先難便是道心後獲便是人心又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說仁義時那不遺親而後君自在裏面了若是先去計較那不遺親後君便是人心便不是天理之公義剛問惟精惟一也是就心上說否曰也便是就事上說不成是心裏如此臨事又別是箇道理有這箇心便有這箇事因有這箇事後方生這箇心那有二事不是心裏做出來底如口說話便是心裏要說如紹兄之臂你心裏若思量道不是時定是不肯爲

義剛

問曾看無垢文字否其說亦魯看問如何其說如他說動心忍性學者當驚惕其心抑遏其性如說惟精惟一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專致而不二曰深入之說却未是深入從何處去公且說人心道心如何其說道心者專

怒哀樂未發之時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人心者喜怒哀樂已發之時所謂感而遂通者也人當精審專一無過不及則中矣矢曰恁地則人心道心不明白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物物上有箇天理人欲因指書几云如墨上亦有箇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做兩片自然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從周○德明錄別出

賚初見先生先生問前此所見如何對以欲察見私心云云因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專志而無二亦自有力曰人心道心且要分別得界限分明彼所謂深入者若不察見將入從何處去賚曰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者道心也曰然則已發者不謂之道心乎賚曰了翁言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曰然則人心何以謂之危道心何以謂之微賚曰未發隱於內故微發不中節故危是以聖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曰不然程子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所謂人心者是氣血和合做成先生以手指身嗜欲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心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着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譬如一物判作兩片便知得一箇好一箇惡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此德明

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之中只如中庸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一處即說得重也　人傑

既惟精惟一公孰厥中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節

因言舜禹揖遜事云本是箇不好底事被他一轉轉作一大好事文蔚

舜千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閒暇之意　廣

皐陶謨

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說者云是形容皐陶之德或以爲是皐陶之言曰下文說謹厥身修思永是允迪厥德意思明勵翼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皐陶底語問然則此三句是就人君身上說否曰是就人主身上說謨足人主謀謨弼是人臣輔翼與之和合如同寅協恭之

庶明勵翼庶明是衆賢樣言賴衆明者勉勵輔翼義剛

問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曰此亦難曉若且援文勢解之當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其人之有德當以事實言之古注謂必言其所行某事其事以爲驗是也　人傑

九德分得細密閎祖

皐陶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湊合將來方成一德

或問聖賢教人如克己復禮等語多只是教人克去私欲不見有教人變化氣質處如何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這便是教人變化氣質處又曰有人生下來便自

以下 物欲者看來私欲是氣質中一事 義剛

簡而廉廉者隅也簡者混而不分明論語集注廉謂稜角峭厉与此簡者混而不分明 壽昌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子不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箇叙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 義剛

天士人其代之天秩天叙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方

后寅協恭是上下一於敬方同寅協恭是言君臣政事懋哉懋哉即指上文五禮五刑之類 僩

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義剛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許多典禮都是天叙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勑正之因而用出尧而已凡其所謂冠昏喪祭之禮與

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簡車子本自輒將去我這裏只是略扶助之而已 個

益稷

問益稷篇禹與皐陶只管自叙其功是如何曰不知是怎生地一般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子思曰攻舉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也要德地攻攻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他上面也是說那冊朱後故慾地說冊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其君教莫如冊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義剛

止守也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求簡安穩處蔽宜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節

張元德問惟幾惟康其弼直東萊解幾作動康作靜如何曰理會不得伯恭說經多坑良久云恐難如此說問元德尋常看予克厥宅心作存其心否曰然曰若說三有俊心三有宅心曰三有宅三有後則又當如何此等處皆理會不得解得這一處礙了那一處若逐處自立說解之何書不可通良久云宅者恐是所居之位是已用之賢俊者是未用之賢也元德問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曰亦不可曉漢書在治忽作七始詠七始如七均之類又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一段上文說欽四鄰庶頑讒

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揵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皆不可曉如命龍之辭亦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皆言讒說此須是當
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又不當杜撰胡說只得闕之元
德謂侯以明之揵以記之乃是賞罰曰既是賞罰當
有施設如何只靠射豈有無狀之人總射得中便爲好
人乎元德問五言東來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曰君臣
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宮亂則荒其君驕宮屬君最大
羽屬物最小此是論聲若商放綏便以宮聲彈常琴一家
最取黃陵操以某觀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陵其君之
意出納五言却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作五言說亦
頗通又云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語令先

過後省可以封駁元德問孔壁所傳本科斗書孔安國
以伏生所傳爲隸古定如何曰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
多難曉如堯典舜典舉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
僝功載采采等語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又書中
點句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胤寧王遺我大寶龜紹
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與古注點句不同又舊讀
周或者壽俊在厥服作一句今觀古記歎識中多云俊
在在則當於壽字絕句矣又問盤庚如何曰不可曉如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德嘉績于朕
邦全無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說遷之爲利不遷之
爲害如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令如此好上一場
大鵬突尋常讀尚書讀太甲伊訓咸有一德便着戰

過盤庚却省說命然高宗肜日亦自難者要之讀尚書
可通則通不可通姑置之入條

義剛點尚書會作一句先生曰公點得是義剛
明庶以功恐庶字誤只是試字廣

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右
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寬之而後分
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
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猫未必
非三苗之後也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
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闊矣廣

語類卷七十八終

尚書二

禹貢

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時治
水事畢郡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
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
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
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一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
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
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又濬畎
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
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

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道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必當始于碣石九河孟河患惟兖為甚兖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工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鯀則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鉢

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功夫河水之行不得其所故汎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初只在冀兖及青徐雍邹不甚來東南積石龍門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徃河東故此為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徃徃亦不甚為患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故只管推洗泥汁只管凝滯淤塞故道漸狹值上流下來總急故道不泄便致橫溢他處先朝亦多造鐵為治河器竟亦何濟或問齊威塞九河以富國事果然否曰當時葵丘之會申五禁且曰無曲防是令人不得私自防遏水流他終不成自去塞了最利害處便是這般說話亦難憑問河患何為至漢方甚曰史記表中亦自有河決之文禹只是理河水餘處亦因河溢有此患看治江不見甚用力書載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若中間便用工夫如何載得恁畧又云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

禹治水大率多是用工於河治梁及岐是鑿龍門等處糞
州三面邊河兗州亦邊河故先糞即兗揚
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為自上而
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
得下當愈甚是甚治水如此
禹貢集義今當分解如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當分作
三段逐段下注地名漢為甚郡縣唐為甚郡縣今為甚
郡縣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當
為一段厥土白壤云云又為一段碣石云云又為一段
方得仔細且先分細段解了有解得成片者方成片寫
於後黑水弱水諸處皆須細分不可作大段寫
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會禹貢

不如理會如今地理如禹貢濟水今皆變盡了又江水
無洮又不至澧九江亦無尋處後人只臆江州又上
數千里不說一句及到江州數千里間連說數處此皆
不可曉者禹貢但不可不知之今地理亦不必過用心
今人說中原山川者亦是皃說不可見無攷處舊鄭樵
好說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是掇
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
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
已合為一不應至楊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吞
三江入海疑它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因問味別地脈
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為民害還
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

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脉来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沿及岐至於荆山山脉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来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況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

銖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水患當時只分遣官屬而不曾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某作九江彭蠡辨禹貢大槩可見于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汪水在其中義剛

江陵之水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節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于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隴池本云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未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義剛

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時宜

因說禹貢曰此最難說蓋他本文自有謬誤處且如漢水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江水流出合大江兩江下水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爲彭

灘上取漢水入江處有多少晻今言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全然不合又如何去強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雍冀數州為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恐只是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然自古解釋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又言孟子說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攷今水路及禹貢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攷其實耳今人從而強為之解釋終是可笑雉

東匯澤為彭蠡多此一句一節

問銖理會得彭蠡否銖曰向来只據傳注終未透達曰細看来經文疑有差悞恐禹當初必是不曾親到江東西或遣官屬往視又是時三苗頑弗即宅擾彭蠡洞庭之地往往看得亦不子細因出三江說并山海經二條云此載得甚實又云浙江源疑出今婺源折嶺下銖問先生說鄭漁仲以東為北江入于海為羨文是否曰然今考之不見北江所在問鄭說見之何書曰家中舊有之是川本今不知所在矣又云洪水之患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之用功處多在河所以於兗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此言專為治河也兗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澶衛州也若其他江水兩岸多是山石想亦無汎濫之患禹自不須大段去理會又云禹治水時想亦不曾遍歷天下如荊州乃三苗之国不成禹一一皆到

徃徃是使官屬去彼相視其山川其圖說以歸然後作此一書爾故今禹貢所載南方山川多與今地商上所有不同 廣

地理最難理會全禹貢不着了且如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今已不知沱所在或云蜀中李冰所鑿一所灌蔭蜀中數百里之田恐是沱則地勢又太上了澧水下有一支江或云是又在澧下太下了又如東匯澤為彭蠡江亦不至此澤數淺原今又在德安或恐在湖口左右鼈以道謂九江在湖口謂有九江來此合今以大江數之則無許多小數之則又甚多亦不知如何 楊

辭常州作地志不載揚豫二州先生曰此二州所經歷見古今不同難下手故不作諸篇誠之要補之以其只見

冊子上底故也 楊

李得之問辭常州九域圖曰其書細碎不是善書手段予決得之問辭常州九域圖曰其書細碎不是善書手段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聖人做事便有大綱領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次第了却逐旋疏導小水令至川學者亦先識箇大形勢如江河淮先合識得渭水入河上面漆沮涇等又入渭皆是第二重事桑欽酈道元水經亦細碎因言禹下惟三水最大江河與渭混同江混同江不知其所出處舊巢正臨此江斜迤東南流入海其下為遼海遼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又言河東與冀區兗禹所居後世德薄不能有混同江猶自是來冀河東又言長安山生過鄜延然長安北是山尾邦高又言收復燕雲時不曾得居庸關門邦開在所以不能守然正使得

之亦必不能有也 方子○李錄云因說薛氏九九域志曰不成文字細碎了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這便是聖人做事綱領處先決九川而距海然後理會畎澮論形勢須先識大綱如水則中國莫大乎河南方莫大乎江淮渭則入河者也先定簡大者則小者便易攷又曰天下有三大水江河混同江在虜中虜人之都見濱此江

徂征

問東坡疑徂征曰衰道潔攷得是太康失河北至相方失河南然亦疑羲和是箇曆官曠職廢之誅之可也何至誓師如此大抵古書之不可考皆此類也 大雅

湯誓

問升自陑先儒以為出其不意如何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竟道湯武之興決不為後世之譎詐若陑而是取道近亦何必迂曉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人邦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能得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可學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 李可

仲虺之誥

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慙德處曰正是解他云茍苗之有莠粟之有粃則粟必殺湯如說推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兩字便可見尚書多不可曉固難理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如今人做時文相似 燮孫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為氣稟物欲所拘蔽所以反着求禮義自治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湯武反之也便也是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便是惟聖罔念作狂聖人雖則說所以為湯若不恁地便是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生人了問舜由仁義行便是不操而自存否曰這都難說舜只是不得似衆人恁地着心自是操賀孫

湯誥

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必大

蔡慤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生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傅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賀孫

孔安國以衷為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泳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況便是天也把捉不定了又曰天莫之為而為它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

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又曰大底物事會變如冬寒夏熱之類一如冬間大熱六月降雪是也近年徑山當六七月大雪○僩

總說伊訓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傳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麤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箇昏愚底人但欲敗度縱敗禮爾廣

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看書且看他那分明底其難曉者且置之政使曉得亦不濟事廣

伊訓

伊尹祠于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節

問伊訓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時湯方在殯宮太甲于朝亦莫常在如何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廣

古書錯繆甚多如史記載伊訓有方明二字諸家遂解作及祀方明之類某攷之只是方字之誤方當作乃即尚書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雉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槩是湯急已緩人所以引為日新之實泳

具訓於蒙士吳斗南謂古者墨刑人以蒙蒙其首恐不然
廣

太甲

近日蔡行之送得鄭景望文集來略看數篇見得學者讀書不去仔細看正意却便從外面說是與非如鄭文亦平和絕正氣象雖好然所說文字處却是先立箇已見便都說從那上去所以昏了正意如說伊尹放太甲三年放只說箇放字謂小序所謂放者正是伊尹之罪思庸二字所以雪伊尹之過此皆是閑說正是伊尹至誠懇惻告戒太甲處却都不說此不可謂善讀書學者不可不知也 時舉

伊尹之言極痛切丈字亦只有許多只是重遂感發得太甲如此君陳後亦好然皆寬了多是代言如今代言者做耳

並其脅邦厥鄰乃曰僕我后后來無罰言湯與彼皆有王諸侯而鄰國之人乃以湯為我后而僕其來此可見湯得民心處 閎祖

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 節

咸有一德

爰革夏正只是正朔之正賀孫因問伊尹說話自分明問有數語難曉如為上為下為德為民之類曰伯恭四字為一句順賀孫因說如逢君之惡也是為上而非是為德是為君室妻妾之奉也是為下而非是為民曰然伊尹告太甲都是與尋常人說話便恁地

分曉底地切身至今看時通上下皆使得至傳說告高宗語意却深緣高宗熹明可以說這般話故傅說輔之說得較精徹伊尹告太甲前一篇許多說話都從天理裏中抉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天理又云非獨此看得道理透見得聖賢許多說話都是天理又云伊尹說得極懇切許多說話重重疊疊說了又說

賀孫

問左右惟其人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官事底人也任官惟賢材多是為下為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多是為上為德底意思其難其慎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材左右須是得人當難之慎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為上為下須是為德為民必和必一為此事也

問四為字當作何音曰四字皆作去聲言臣之所以為上者蓋為君德也臣之所以為下者蓋為民也為上猶言為君為下猶言為臣

論其難其謹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節

問德無常主協于克一段或言主善人而為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橫渠說德無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一是好此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吉爾善亦且是大體說或在此為善在彼為不善或在此為善而今日則為善在彼為不善或在此前日則為善而今日則為不善或在前日則為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為善謂以此心於度彼善爾故橫渠言原則若善定

於一二耳蓋善因一二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八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統一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却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為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為允精之雅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二上兩句是教人以其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撰善而為之師道夫問協于克一莫是能主一則自默契于善否曰協字諸說只是箇比對裁斷之義蓋如何知得這善不善須是自心主宰得定始得蓋有主宰則是非善惡

惡慘然於心自問合乎此者便是不合者便不是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善處蓋從一之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他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畫卿謂一恐只是專一之一曰如此則絶說不來道夫曰上文自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曰纔只度不定今日長些子明日短些子便二三道夫曰到底說得來只是箇定則明明則事理見不定則擾擾則事理昏雜而不可識矣曰只是如此又曰看得道理多後於這般所在都覺平開出都無礙塞如蟹御蟹地理會數日都只恁地遠便是看得不多多少彼他這箇十六字礙又曰今若理會不得且只看自家每日一與

不一時便見要之今却正要人恁地理會不得又思量但只當如横渠所謂渾去舊見以來新意且放下着許多說話只將這四句來平着便自見又曰這四句極好看南軒云自入心惟危道心惟微數句外惟此四句好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得此說得也好頃之又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一大道

問横渠言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如何曰言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前日之不受是今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等或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為至善一者純一於理

協克一協猶衆也　井御

說命

高宗夢傅說攫此則是眞有箇天帝與高宗對荅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得若如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此理如何學者皆莫能荅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賚良弼之事必是夢中有帝賚之說之類只是夢中事說是帝真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揚

問高宗夢說如伊川言是有箇傅說便能感得高宗之夢琮謂高宗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其在民間久矣當時天下有箇傅說豈不知名當恭默思道之時徃徃形于夢寐於是審象而求之不然

賢者初不相聞但據一時夢寐便取来做宰相或者於理未安曰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毫是說高宗是說甘盤叅未應曰據来暨厥終罔顯只是尋甘盤不見然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亦嘗寔在民間来 珍倣宋版印

惟天聰明至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是用從又則能起羞甲胄所以禦我也然亦能興我如秦築長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衣裳者賞也在笥猶云在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耶果有功耶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須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禍則刑之施當矣蓑衣裳之子雖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予我施之於人而必審其人之是非也個

惟曰起羞叹下四句皆是審節

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蓋甲胄本所以禦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不可不謹干戈討有罪則因以省兵

惟甲胄起戎蓋不可有闕防他底意節

惟甲胄起戎如歸與石郎謀反是也節

惟厥攸居所在也節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傳說告高宗恐高宗禮學耳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也此等議論儘好道夫

予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遯于荒野云云東坡解作甘盤
遯于荒野攩某看恐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麼今亦不敢斷但攩文義疑是如此兼無遯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見世間未有箇人強得甘盤所以思得一大賢如傅說高宗若非傅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傅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為故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 僩

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吳德修問覺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仔細低心下意與它理會若高氣不伏

以為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敷學半蓋已學既成居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此段末義是敷之功一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或衆葛氏解云傅說與王說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曰某舊為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某見

它說得新巧大喜之後見諭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又曰傳說此段說為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個

遯志則無所墜落志不低則必有漏落在下面節

問為學遯志以意逆志之分曰遯志是小着這心去順那事理自然見得出逆志是將自家底意去推迫等候他志不似今人硬將此意去揑那說敷學半曰近見諭子才跋說命云敷只學得一半那一半教人自理會伯恭亦如此說某嘗看見古人善說不如此說

因說敷學半曰近見諭子才跋說命云敷只學得一半那一半教人自理會伯恭亦如此說某嘗看見古人善說不如此說

只學得一半那一半教人自理會伯恭亦如此說某嘗看見古人善說不如此說

在同安時見士人作書義如此說斐孫錄云某看見古人善說不如此說

先說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此是人君且學且敷一面理會教人一面窮義理後面說監于成德其永無愆敷

語是平正實語不應中間斷一句如此深險斐孫錄云言語皆平正實語不應中間斷一句如此深險

得中間斷一箇筋斗去如說敷只得一半不成那一半

掉放冷處教他自得此語全似禪語只當依古注斐孫錄云此却似禪語五通他人問佛大通如何是那一通便是如處且如李記引此亦只是依古注說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難判斷觀戡黎之故過近紂都豈有諸侯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韓退之拘幽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伊川以為此說出文王意中事嘗疑這箇說得來太過便當日事勢觀之恐不如此若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

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俛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歎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叛者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歎故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看來只這段說得平個

泰誓

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史辭稱十有三年書序不足憑至洪範謂十有三祀則是十三年明矣使武王十一年伐殷到十二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是之緩此說有理伯羽高錄云見得釋箕子囚之問他若十年釋了又十一年方問他恐不應如此遲同安士人杜君言泰誓十一年只是誤了經文十三年為

洪範亦是十三祀訪箕子先生云恐無觀兵之事然文王為之恐不能武王只待天下自歸了紂無人與他只自休了東坡武王論亦有此意武王則行不得也揚

石洪慶問尚父年八十方遇西伯及武王伐商乃即位之十三年又其後訪國高生如此曰此不可放因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序必差悞說者乃以十三年為觀兵尤無義理舊看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三年之誤可知矣

人傑

豐聰明作元后作民父母安須是剛健中正出入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

人傑

或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便是理否曰若全做理又如何說自我民視聽這裏有此主宰底意思

葢仲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院曰視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嘗有一人題分水嶺謂水不曾分其利其詩曰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文蔚○疑與上條同聞

武成

問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諸本推究甚詳備

顯道問紂若改過遷善則武王當何以處之曰他別自從那一邊去做他既稱王無倒殺只着自去做義剛

洪範

江彙叟疇問洪範載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曰據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又問血流漂杵孟子所引雖如此然以書攷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殷人自相攻以致血流如此之盛觀武王興兵初無意于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得不然是也武王之言非好殺也卓

問勝殷殺紂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以懸于旌恐不必如此書序其看來然有疑相傳都說道夫子作亦未知如何賀孫

問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禹為鯀之子當舜用禹時何不逃走以全父子之義曰伊川說殛死只是貶死之類德明

問鯀既殛死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惡又問禹以鯀為有罪而歎蓋其惡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而今人其父打碎了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過自修

說洪範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說得出只自恁地熟讀久久間字字都自會着實又云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道夫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自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公一書只是箇人政而已

凡數自一至五五在中自九至五五亦在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又曰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所說諸儒所說惟此說好又曰皇君也極標準也皇極之君常滴水滴凍無一些不善人却不寮故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便是皇建其有極又曰尚書前五篇大槩最晚後如丕誓徂征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此皆易曉亦好此是孔氏壁中所藏之書又曰看尚書漸漸覺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至尾解得便是亂道高宗肜日是最不可

驗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曉者太甲太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又曰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不曉得曉得底看不曉得底且闕之不可強通強通則穿鑿又曰敬敷五教在寬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身既修可推之于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

德既修矣稍疑焉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効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太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胡依違善不必盡惡不必盡如此豈得謂之中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兩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說得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箇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自暗室屋漏處做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徧都

是這道理自一心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一也
都只是這箇 素剛
箕子為武王陳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在天則是
五行在人則是五事 儒用
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
能上金曰從革從而又能革也 德明
忽問如何是金曰從曰從革對曰是從已之革曰不然是或從
或革從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
之質依舊自在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
當作去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大雅
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盞
便是從更要別打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

事所以云體不變個
從革作辛是其氣割辣曲直作酸今以兩片木相擦則酸
酸是其驗也 僴孫
問視聽言動比之洪範五事動是貌字否如動容貌之謂
曰思也在這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使是思又
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說得也順它云貌是水
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庶徵來說便都順問
貌如何是水曰它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
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晉得它都是以類配得
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是畧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即
是此五福否曰便只是這五福如敷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敛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也

盡得此五事盡得五福攸攸孫
問五行所屬曰僩錄云問形質屬云云前如此說舊本謂兩屬木暘屬金及與五事相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說兩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兩只得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左傳云金寒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須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問九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以其嚴否曰然胡泳錄
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上道夫

伯模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其事應貌之不恭則其事應道夫

五皇極只是說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而效之聖人固不可及然約天下而使之歸于正者如皇則受之則錫之福也所謂遵王之義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人君端本豈有他哉修於已而已一五行是發原處二五事是總持處八政則治民事五紀則協天運也六三德則施為之樽節處七稽疑則人事已至而神明其德處庶徵則天時之徵驗也五福六極則人事之徵驗也其本皆在人君之心其責亦甚重矣皇

極非說大中之道若說大中則皇極都了五行五事等皆無歸着處又云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天下只是一理聖賢語言雖多皆是此理如尚書中召誥之類有不可曉處多然間有說道理分曉處不須訓釋自然分明如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肆惟王其疾敬德不敢替敬義德等語是也（此條十九。當力錄詳見下）

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為天下做箇樣子使天下視之以為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皆是皇之所建皆無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當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道遵王之道皆會歸于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為歸下文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許多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皇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極不旬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只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聰只是合德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為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低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為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

人君之所往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為一若以大中之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書初看其言若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皆只是此理如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　僩

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己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脩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即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

轉為極陸子靜荊門軍曉諭乃是斂大極也　明德

先生問曹尋常說皇極如何曹云只說作大中曰某謂不是大中皇者王也極如屋之極言王者之身可以為下民之標準也貌之恭言之從視明聽聰則民觀而化之故能使天下之民無有作好而遵王之道無有作惡而遵王之路王者又從而斂五者之福而錫之於庶民斂者非取之於外亦自吾身先得其正然後可以率天下之民以歸于正此錫福之道也　卓

中不可解做極極無中意只是在中乃至極之所為四向所標準故因以為中如屋極亦只是在中為四向所準如建邦設都以為民極亦只是中天下而立為四方所標準如粒我蒸民莫匪爾極来牟豈有中意亦只是使

矢皆以此為準如北極如宸極皆然若只說中則殊不見極之義矣淳

皇極君以為民極標準立於此四方皆面內而取法皇謂君也極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極之為義窮極無去處閻祖

極盡也先生指前面香卓西邊盡處是極所以為之四極四邊視中央中央即是極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四邊望之一齊看着平陽蒲坂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到此盡了去不得故謂之極宸極亦然至善亦如此應子

事到至善是極盡了更無去處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書之皇極亦是四方所瞻仰者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

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

直說到後面以為天下之王其意可見蓋皇字下從王泳

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

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

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且如

北極是在天中喚作北中不可屋極是在屋中喚作屋

中不可人君建一箇表儀于上便有肅乂哲謀聖之應

五福備具福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又相與保其表儀

下文九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

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處着始得於是有念之受

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

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溥底意思嘗疑正人

正字只是中常之人此等人須是富方可與為善與無

常産有常心者有異於是有爲是有意之人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復歌詠若細
碎解都不成道理璘
東坡書傳中說得極字亦好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爲耳
心大
問箕子陳洪範言彝倫攸叙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
無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曰固是曰王道蕩蕩又曰王
道平平曰無黨無偏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如何
如此反復說只是要得人反覆思量入心來則自有所
見矣雅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歸字無異義只是重疊言之與訖
言無偏無黨又言無偏無陂

荀叙舜功云象山在荆門上元須作醮象山罷之勸諭邦
人以禍不在外但當求之內心於是日入道觀設講座
說皇極令邦人聚聽之次日又畫爲一圓以示之先生
曰人君建極如箇標準如東方望也如此西方望也如
此南方望也如此北方望也如此莫不取則於此如周
禮以爲民極詩維民之極四方之極都是此意中固在
其間而極不可以訓中漢儒猶未爲害亂是後世說中字不是近日之說只要含胡
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底事只畧略做此不
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又云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
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亂是不易又

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為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令宜緒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是驗之于天五福是體之于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正人猶言中人是平平底人是有常產方有常心底人又云今人讀書簽心大膽如何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又時暘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普照便自有和暖底意思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聖時風若聖則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符云謀自有顯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未底便來壓了便休如說謀字只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如說要東固是有大如此者且就眼下說只是常底東如前蒙合用東字幾箇自家須要說東如不大如何用得詩多人若心下不細如何讀古人書洪範庶徵固不是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應必有是事多兩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雖盡信但古人意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否此理如荊公又却要一一牽都不消說感應但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做譬喻說了也不得荊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是驗然而人主自當

謹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如劉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後世見未到耳因云古人意思精密如易中八字剛亭終始動靜往來只這七八字移換上下添助語此多少精微有意味見得象極分明 賀孫

三德夏商老作九疇圖因孰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遂指前圖字云此乃人為安得而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為之後來覺未盡遂已之直是難以移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為兩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說尤疎如以五般皇極配庶徵邦外邊添出一皇極或此這

減却一箇庶徵自增皆揜皆出已意然此一篇某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德却對惡參差不齊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己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今人皆以皇極為大中最無義理如漢儒說五事之中間未是猶似勝此蓋皇者君之稱也如皇則受之皇建其極之類皆不可以大字訓皇字中字亦不可以訓極極雖有中底意思但不可便以為中只訓得至字如北極之極以為民極之極正是中天下而立之意謂四面湊合至此更無去處今即以皇極為大中者更不當

善亦不可言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哉謨
彊弗友以剛克之變友柔克之此治人也資質沉潛以剛
克之資質高明以柔克之此治己也燾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人資質沉潛者當以剛克
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為勝個
衍忒衍疑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個
洪範却可與會天人相感庶徵可驗以類而應也秦時六
月皆建亥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此子不得無此子不得泳
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省者一月
之事以下皆然個
問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但言職任之大小

如此又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
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
却又說起星之意似是兩段云云又問箕星好風畢星
好雨曰箕只是簸箕以其簸揚而致風故月宿之則風
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叉網漉魚底叉子又罼中
漉肉叉子亦謂之畢凡以畢漉魚肉其汁水淋漓而下
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
形狀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輿鬼
東南入箕則風所以風者蓋箕是南方屬巽巽為風所
以好風恐未必然個
庶民惟星庶民猶星也燾
問五福六極人君當斂之民之六極人君當

長之壽
五福六極首子固說得極好洪範大槩曾子固說得勝如諸人個
凶短折兩事惡弱惡是自悪是自棄
旅獒
近諸儒將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詩詩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蘇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如字合作去聲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又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志我之志言○錄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改易也言人不足以易物惟德是

以易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從也謂居其位者能寶玉雖貴若有人君之德則所賜寶之物斯足貴若無其德則雖有至寶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
金勝
林聞一問周公代武王之死不知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
是有至子之責于天責如責侍子之責周公之意云設若三王歆得其子服事于彼則我多才多藝可以備使令且留武王以鎮天下也
成王方疑周公二年之間二公何不為周公辨明若天不雷雹以風二公終不遽說矣當是時成王欲說周公而未敢蓋周公東征其勢亦難說他此成王雖深疑之而

未敢謂之也君成王終不悟周公須有所處矣人傑問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其辭艱苦深與不知成王當時如何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雖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謂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啟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先生舉問必大曰成王因何知有金縢後去啓之必大曰此二公贊之也又問二公何故許時不說若雷不發風不起時又如何必大曰聞之呂大著云此見二公功大處二公在東面調護非一日矣但他人不得而知耳曰伯恭愛說一般如此道理必大問其說畢竟如何曰是時周公握了大權成王自是轉動周公未得便假

無風雷之變周公亦須別有道理李懷光反其子滙德宗曰臣父能危陛下不能脅制臣父一可見當時事勢然在人周公之事則不過使成王終不悟耳必大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兩反風未盡起也是差異成王如何又恰限丟敢金縢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櫃中豈但二公知之盤庚更後道理從古相傳來如經傳所引用皆此書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今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不得只說道要遷更不說道自家如何要遷如何不可以不遷萬民因甚不要遷要得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今更不說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為始作亂說起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孔氏者多今明易曉出於伏生者

都雖理會殲

大誥

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備禮苟且為之必欲以此脅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幸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卜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脅恣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恣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苦於紂之暴而歎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恣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昔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云云

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個

王若曰周公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語或紀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個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數訓為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弔於上帝也個

棐字與匪字同攬漢書敬德

悕諶字只訓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個

總論康誥梓材

康誥梓材洛誥諸篇煞有不可曉處今人都自強解說去伯恭亦自如此看伯恭說書自首至尾皆無一字理會不得且如書中注家所說錯處極多如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匪棐通用如書中有棐字正合作匪字義如率乂于民棐彝乃是率治于民非常之事(賛務)

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已意而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峯吳才老皆說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敘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周公使三叔監殷他却與武庚叛此是一件大疎脫事若當時不便平息模樣做出西晉初年時事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以為周公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却出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廣

康誥酒誥是武王命康炤之詞非成王也(如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勖猶今人言勞兄也)故五峰編此書於皇王大紀不屬成王而載於武王紀也至若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至乃洪大誥治自東坡看出以為非康誥之詞而梓材一篇則又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喻却與無相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歆至于萬年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詞非酒誥語也道夫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一段自是脫落分曉且如朕弟寡兄是武王自告康叔之辭無疑蓋武王周公康叔同叫作兄豈應周公對康叔一家人說話安得叫武王作寡兄以告其弟乎蓋寡者是向人稱我家我國長上之辭也只被其中有作新大邑于周數句遂牽引得序來作成王時書不知此是脫簡且如辭材是君戒臣之辭而後截又皆是臣戒君之辭要之此三篇斷然是武王時書若是成王不應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如今人才說太祖便及太宗也又曰某嘗疑書法非孔安國作蓋此

傳不應是東晉方出其文又皆不甚好不似西漢時文

義剛

問生明生魄如何曰日為魂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一小盡則初二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却見則遠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彈圓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二日在午月在酉則是近了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既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

大從地四面光起（池一本作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世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背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魄加日之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無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並又問岳里客談所載如何曰非又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處（池一本作暗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處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至相敵而成蝕也剛

庸庸祇祇威威顯民此等語既不可曉只得且用古注古注既是杜撰如今便別求說又杜撰不如他矣當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耳（廣）

或劓則人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但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廣）

酒誥

徐孟寶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曰孔書以平蠱事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揚子雲亦不曾見（大雅）

因論點書曰人說荊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荊公則就違保辟絕句奠出諸儒之表道夫曰更如先儒點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注家所及曰然道夫

梓材

吳材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好尚書句讀脊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

召誥洛誥

問周誥辭語艱澁如何脊曰此等是不可曉林文說艾軒以為方言曰只是古語如此竊意當時風俗使然說話人便都曉得如這物事喚做這物事今風俗不與做這物事便曉他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士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故甚易曉如誥是與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今但

曉其可曉者不可曉處則闕之可也如詩景員維河上下文皆易曉却此一句不可曉又如三壽作朋三壽是何物歐陽公記古語亦有三壽之說想當時自有此一般說話人都曉得只是今不可曉問東萊書說如何曰說得巧了向嘗問他有疑處否曰都解得通到兩三年後再相見曰儘有可疑者淳○義剛錄云問五誥辭語恁林擇之云艾軒以為方言只是古語如此云云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

夫道

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伯恭解書因問之云尚書還有解不通處否曰無有因舉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坪來獻圖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商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答對又云王在

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答後得書云誠齋解不得處雖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向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為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為命諸侯之辭以為誓師之辭者固是錯連下文說了以為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胥先詰命諸侯之理某看却是諸侯來便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此一節雖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後皆是論祭祀然其中又雜得別說在振

無逸

柳兄言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柳曰東萊解所字為居字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問先生如何說曰恐胥暁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 蓋卿

舜功問徹桑土綢繆桑是一字是二字曰二字上輕下重桑者須徹桑而不徹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可移之意 璘錄云桑易于暗昵徹有發揚之意懿則有蘊藏之意

君奭

顧道問召公不悅之意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大綱緯得箇意脉乎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聖賢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不中乂黎民咸乂紹天明及其子祖甲不義惟王位在外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知其艱難或壽或百或七八十或五六十或四三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不中乂黎民咸乂文王受命惠于庶民罔不懷德一人以庇民之攸訓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汝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啻不敢含怒文王之德其承天之休

召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了盡未在看來是見成
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當得所以求
去

多方

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尚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下面便不曉只看這兩句節○或錄云此兩句與上下文相似上一下之文多不可曉

立政

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為處心非也則前面所說
三有宅心爾若處心則當云克宅厥心方子

周官

漢人亦不見今文尚書如以太尉司徒司空為公當時只見牧誓有所謂司馬司空司徒亞旅遂以為古之三公不知此乃為諸侯時制古者諸侯只建三卿如周官所謂三太三少六卿及周禮書乃天子之制漢皆不及見又如中庸一戎衣解作澄戎殷亦是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

顧命康王之誥

康王之誥釋斬衰而服衮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着序文讀着則末勢自相連接不通

錄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為賞不當功罰不及罪故事事差錯若畢協賞罰至公至明何以及

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則是整頓民衆底意思 至

君牙

安卿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跡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内史太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簡略之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如大誥梓材多方多士等篇乃當時編入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如邶字即我字沈存中以為秦語平音而謂之邶故諸誥等篇當時下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如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宋之意而秦語作平音與常字同諸命等篇今士人以為易曉而當時下民却曉不得義剛

冏命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是如格式之格以律人之不正者否曰如今人言合格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入之格謂使之歸于正也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子善因問温公以格物為扞格之格不知格字音訓抵義否曰亦音之如格鬬之格是也 深淺之說未詳

呂刑

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如洛誥等篇不可曉只合闕疑 德明

問贖刑所以寬鞭朴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

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肉刑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 賀

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門都不去改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肉鞭作官刑朴作教刑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想見穆王胡做亂做到脫牢無錢使撰出這般法来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又問本朝之刑與古雖相遠然也較近厚曰何以見得義剛曰如不甚輕殺人之類旨也是但律較輕勑較重律是古來底勑是本朝底而今用時勑之所無方用律本朝自徒以下罪輕古時流罪不刺面只如今白面編管揉是唐五代方是黥面決脊如折枝却是太祖方創起這却較寬安卿問律起於何時曰律是從古来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如宋莒公所謂律應從而遠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所謂律者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許多詞便如而今款樣引某罪引某法為斷本朝便多是用唐法義剛曰漢法較重于唐當時多以語雜獲罪曰只是他用得如此當時之法却不曾恁地他只見前世輕殺人便恁地且如楊惲一書看得来甚大段違法處謂之不怨不可但也無謗朝政之辞却便謂之腹誹而腰斬兼剛

仲默問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肉贖刑嘗見蕭望之

言古不贖刑某甚疑之後来方看得贖刑不是古因取
望之傳者畢曰說得也無引證因論望之云想見望之
也是拗義剛問望之學術不知是如何又似好様又却
也有那差異處先生應曰他說底也是正義剛曰如
殺韓延壽分明是他不是曰望之道理短義剛曰看来
他也是暗於事機被那兩箇小人恁地弄後都不知先
生但應之而已義剛

国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
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
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而至維持之具一毛有廢弛處
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来和那革而底都無了所以恁
地不好入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修省得恰好縱一日

放倒便都壞了恪

秦誓費誓

秦誓費誓亦皆有說不行不可曉蔑民乂自若是多盤想
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廣

語類七十九卷終